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編政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兵略部兼考七

周七

五

四

周七

一

四

周七

一

周七

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卑

上下死外有辱兄我也日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大吾見子於此止矣工遂出大士送不以幣乃

閑左闥壘之以太廟席而坐不席五乃之壇列鼓而

行至於車前有王者曰徇曰父如此以報與相

問也明日徒袞執有王者曰徇曰莫如此不貸片王

之令明日後令初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

明日徒舍至於魯兄斬若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漢遠

不可然也主乃命有司大徇於軍不父母者老而

無兄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大不子有父兄者

老矣子歸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焉與子圖之明

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曰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撻

則是盡也擇士之所戒歸者人明日向於軍曰有

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

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

日徇於軍曰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曰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撻

則是盡也擇士之所戒歸者人明日向於軍曰有

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

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

日徇於軍曰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之曰我有大事子有兄弟五六人若以此者以告王親命

者以告公令。守之牛丈士一壺酒一大生女二一
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一人公與之餼。當家
者死三年葬其政支子死三月擇其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紛寄其子其遠
土葬其居委其服絕其食而廢屬之於義四方之士
來者必廟禮之句錢載稍與諧於舟以行國之孺子
之游者無不袖也無不歡也必謁具名非其身之嗜
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識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
民居有三年之食風之父兄請曰吾者夫差事君若君
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人節矣請報之句錢辭曰吾者
之戰也非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
與知恥請姑無庸舉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
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恩報父母之難臣而恩報君之
歸其敢不盡力者子請復數句錢既許之乃致其
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棄其宗之不足也
而惠其志行之少耽也今夫差衣不犀之甲者僥倖
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耽也而患其子是不足也今
寡人將助天處之吾不欲匹子之房也欲其旅進旅
退也追則思退則憚如此則有常賞行固人皆勸勉而惡其子
兄勸其弟勉勉其夫曰勤是也而可無死子是故
敗於圍又敗於吳又郊敬之夫差行日寡人之師
曰昔對曰昔不以越與吳子越起
事種亦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數國之制立斷之
事種亦不如種也士口雷令大天垂種於國東范蠡
於吳子平而吳人更之歸反於國下問於范
蠡曰前事奈何范蠡對曰鄉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
物以為一其事不先生萬物的客當貴然後受其名
不忘禹室而為齊邑夏亦集人之類也若吾曰吾

和殘女被擄滅女宗廟寡人請充金何面目以視於
人平越君其夫也也滅異。慈子句踰即仇三年
而就伐吳范蠡謀曰夫越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
有節事士曰爲二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夫定
傾者與人相奪者與地土不開者不敢冒人道盈而
不深暴而不勞而不矜其功未聖人隨時以有是
謂守時夫耕不作弗爲人客大事不赴勝爲之始今
君子未盈而後未盛而驕不勞而怠其功失時不作
而先爲客事不取而列爲之始此過於不仁而不

和於人不若行之將好於國家能主朝士弗聽范
蠡進諫曰夫勇者過禮也猛者過器也爭者事之宋
也陰謀過好財因急始於人者人之所幸也遂佚
之事上帝之禁也先存者不利天曰無是惑言也
吾已斷之矣果與辭而我吳戰於西湖不勝捨於會
稽王范蠡謂曰吾子不之言以至于此也子曰吾子
之奉句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不持望者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恭
尊禮玩好女樂等之以名如是不口身交與之事王
曰吾乃令大夫應行成於吳曰諸子女安於士大夫
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莫不許人夫種
求而復往曰請委管衛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
吳人許諾曰吾子如是不口身交與之事王曰吾
之師對曰昔不以越與吳子越起
事種亦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數國之制立斷之
事種亦不如種也士口雷令大天垂種於國東范蠡
於吳子平而吳人更之歸反於國下問於范
蠡曰前事奈何范蠡對曰鄉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
物以為一其事不先生萬物的客當貴然後受其名
不忘禹室而為齊邑夏亦集人之類也若吾曰吾

而兼其利美無害足以養生時不至不可豫生事不
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一時不待其未至而土之
田辟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土之
地曰野開闢府食實民家庶無壞其半以爲亂梯時
將有事將有間必行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
天子之威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自負之王
曰不察之國家事之國本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
封之外徵賦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正順天
之常榮而屈屈彈而不剛使處之行固以爲常先生
因天地之刑天因人掌人因天人自生之天也形之
對之內百姓之事時二業不亂民功不逆人時五
穀登熟民乃蕃滋君臣七上交得其志善石如種也

四封之外徵賦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正順天
之常榮而屈屈彈而不剛使處之行固以爲常先生
曰不察之國家事之國本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
封之外徵賦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正順天
之常榮而屈屈彈而不剛使處之行固以爲常先生
曰天子之威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自負之王
曰不察之國家事之國本也蠡其國之范蠡對曰四
封之外徵賦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正順天
之常榮而屈屈彈而不剛使處之行固以爲常先生
曰天子之威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自負之王
曰天子之威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自負之王
也王若善其甚事又未可却也王曰諾又一
王子名范蠡而問曰吾與士謀吳子曰次可也今吳
王淨於榮而忘其百困亂民功逆天時信謙寬慢
輔運厚聖人不出患臣解骨皆曲徂御夷逆相非上
下相偷其子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大患未也王姑
待之亟可諾又一春七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不

謀異子曰未可也今中胥議謀其王王怒而殺之其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不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異不曰未可也今其招智不遺德而問焉曰人應至矣大半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去其孰不殺耶吾子言人事不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失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亡皆知其奢財之不足以支久也彼將同其力致死翁尚殆王其且聽勝弋獲全至猶空宮中之橐無至消弭肆與天犬雞飲忘國食常以其至將滅其德氏將其力更使之望而不得力乃以天地之氣王姑待之至於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諸子之曰樂飯下及登凌今歲矣子將何范蠡對曰微王者之言臣固弗諭之臣聞從者猶教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與帥役凶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擊戰一日五反王弟忍欲計之范蠡進諫曰請之廟廟之中周其手至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克時不取為之莫若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聖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猶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數而止人道異早日以為常明者以爲法徵者則是行勝至而陰陷王而陽日困而逐月盈面匡古之善用兵者因人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先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警前先無陽舉人無虧往從其所剛強以無陽節不盡不死其

野後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弊與之必因天地之氣又觀其民之僥鶩勞逸門參之盡其閑節益吾閒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智不遺德而問焉曰人應至矣大半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去其孰不殺耶吾子言人事不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失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亡皆知其奢財之不足以支久也彼將同其力致死翁尚殆王其且聽勝弋獲全至猶空宮中之橐無至消弭肆與天犬雞飲忘國食常以其至將滅其德氏將其力更使之望而不得力乃以天地之氣於吳得異於會稽今君不其圖天致不設焉免禽之和王弗忍欲計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時爲之庸俗勝弗成天有是生之時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天圖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眞不憲今王則近天圖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眞不憲而復未嘗卓犖愈尊王又欲在之范蠡諫曰我不善胡而要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二王五湖之利者非吳耶王十載破之一朝而奉之其可乎子王姑弗許其事將見冀曰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旄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至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代不受不與將義以報此曰請之廟廟之中周其手至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克時不取為之莫若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聖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猶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數而止人道異早日以為常明者以爲法徵者則是行勝至而陰陷王而陽日困而逐月盈面匡古之善用兵者因人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先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警前先無陽舉人無虧往從其所剛強以無陽節不盡不死其

無使執事之久得罪於子吏者猶反范蠡不報於王反王五湖范蠡解於子曰吾士勤之臣不復弋於越國矣王曰不殺眞子之所謂者也范蠡對曰吾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不死者爲此也今事已濟矣蓋滿徒會稽之罰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王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辭吾苟身死妻不爲數哲對曰臣聞敵矣君行制臣月老蓬萊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慘王命以良今寫蓋之然而朝望之漢日而令天火湖之靈會稽二百里者以爲危毒也曰後世不有敢發義之也者使無終沒於越國望天后生四百地主正之元王四年夏六月晉荀瑤發舟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夏六月荀荀瑤伐齊高無下師禦之知伯祁齊駕馬繫遂擊之曰齊人初合旗其謂余越人也及豐壠還將戰長武子請上仰拍曰君子告子夫子而上之以守龜手示吉失吾又何上焉且棄人取我英丘君命攝井取鑿石也治英丘亦可廢非足矣何必王辰戰於擎丘齊師敗績知伯親顧庚元王五年夏明月晉荀瑤軍丘按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未乞師曰吉或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叔以首師代赤取汝陽軍君欲徵屬上周公頤乞之於臧氏城石師會之取麾丘軍更令孫將進軍東曰君申政暴往辭於王范蠡曰君王曰委對於執事之人父子甘矣

將進矣晉師乃遷徽藏不牛太史謹之曰「召君之在行半禮不度兼乘寡之」

袁定王元年晉荀偃矯伐鄭次下相

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夏晉荀偃師伐鄭次下相

丘聃禰弘請致十晉師將與陳成不屬叔十二日

朝政乘車兩轍五臣焉召顏涿聚之才晉曰隱之

役而父死焉乃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

色也服車而稱莊廟勞乃故都及舊游遠役七里

教人不知及漢廟不涉于恩以天屬任敬邑子下

是以告急者不行恩無及也底子衣製使戈立於

臥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上伎

鄉不卜敢齊使謂放子曰大入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鄉之罪也故棄若使矯蔡陳子歸謂大夫其惟

陳乎若利本之之難誰何有哉不惑于多錢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入子中行文子告成子曰自吾督師

告黃者將爲輕車子以厭辭辭之則可辭也成

乎予與寡君無及寡君無畏雖遇子亦辭之之

將以子之令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不知以亡君

子之謀也始委終皆車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以謂

入之不亦難乎

貞定王十一年趙韓魏滅知伯而三分其地

接國策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

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是智伯留伯而使人請

地於後魏桓不欲勿與趙蔑讓曰彼請地於韓魏與

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蹶由負荆而外怨於伯

然則其傭兵於魏必失不如與之桓子曰吾若使

致萬家之邑一下智伯智伯武又使人之趙請然卑

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趙襄子

子名張孟談而告之曰盍智伯之爲人陽與而陰諫

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爲其移兵寡九必攻之吾安

居而可畏孟談曰夫董陽安子簡子之不平古世治

音滿而力薄消之其後政教猶存君其私官陽君

曰請乃使延陵君將軍騎先之延陵君因從之至行

城郭家廟廬舍皆張孟談曰吾聞君之至非有辱

足用仁惠實矣無人奈何豈至是日聞君重之治

晉陽也外宮之垣以聚就私處築其高卑支保

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固過膝之勁不能

過也君曰天足矣吾皆少分余得焉談曰臣願弗不

在不知其能入子中行文子告成子曰自吾督師

之則有餘銅玉公私皆盡就令定節守智具二國之

兵秦晉圍城遂戰二月不能拔因好中曲闇之決晉

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甲平居而楚秦軍攻財

食將盡卒幸而羸妻子謂荀彘曰糧食財財盡則亡

不大夫若吉事可矣欲救城不可如是焉君曰臣

寡君所為猶有賴焉君曰吾釋此

問之亡不能有往不能安則猶爲無也君曰誠使

君勿亡君猶有賴焉君曰當張孟談之

是陰見韓魏之爭以臣聞聞則別微知全智伯帥二

國之君化趙魏猶亡矣則則士爲之大矣其曰

我知其然天知伯之爲人寡中而少富我求之遂而

知則其必主之之名何哉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

智氏滅滅輔凡有焉智伯死而荀彘收復之故因

智陽而奉之遺之不往者一反都執罰皆曰曰荀彘

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荀彘曰以其人未知

之矣從韓魏之君別攻趙趙亡難心反韓魏之今約

勝越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枚沈淵生犯入馬

相食城降有日而魏德之若無喜色而有憂色是反

反如何明曰智伯以苦備魏之君曰那蔽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大勝趙而分其地城今且將

拔矣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子而背信盟之必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我爲趙司徒使君疑二王之交爲君惜之撫而出其紙謂智伯曰君又何以能言吾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善魏

之君觀新嘉而趣疾都並知其行之于晉請使於齊智伯遺之解魏之君果致美智伯索地於魏而不

魏相子弗子莊子曰何故弗子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子任章曰無故索地都國必恐重欲無厭人子必

標子乎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而相親也相親也

之於兵待輕敵之君智伯之令不久焉晉子曰將欲

敗敵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歸智伯君何釋以天王圖智氏而獨以吾晉爲智

氏晉子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

蔡革復於趙趙弗與因固晉陽晉侯反於公道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三晉已成智氏將分之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陽水自北流之則水也

事人無所用之地投曰不然臣聞自古里而城乎

里之壤者地病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急也王

用臣言則鍾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寧至韓之取

鄆也果從成始大威烈王八年魏伐中山

按戰國策魏文侯帶道於趙攻中山趙依將不許趙

相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鍾必罷而趙重

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口矣是用兵者魏也

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計之討之大勤後將知滿利之必輒君不如假之道而示之不持上半不為

魏將而改中山之子在小山中南之石空坐了布道之義樂平半不寐之垂蓋之垂私文侯謂胡期賛

曰采不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食門其子之肉而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進中山文侯賞其功而定其心

勸不十年魏謂趙齊師數趙服懶子甘陵

按國策鄆之難趙求救於齊田辟召入臣而謀曰救趙竟與勿殺鄆子曰丕勿勿殺我子于治勿故則我不利田辟曰何哉對曰人殺氏無能殺其子於齊

利我使白侯乃起兵擊於鄆鄆子郊後之客曰固勸效之不太子自請攻白子略子裝甲當不避有難

而貴不爲王若戰不勝則弟則弟此臣之有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

子聽就還不得利人子之戰反敗其名者也

舉人不難誠惡不善矣子之請當不辭而卻不

出而還北向不知逐行逐其善人戰而外卒不

得魏齊魏戰子馬陵齊人勝魏殺太子于齊王萬

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善處人之敵也怨之

至死不忘固難小君嘗欲發兵而攻之何如對曰

不可固難之上者得度而善者知計今王所行古往

紛紛者不接掩收繩而不捕繩掛九點形格勢禁則白爲解耳今者趙和攻輕兵銳士必歸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攻王大營其南路衝突易處必寡趙而白後足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將而獲之無愧於子而無愧於世而無愧於魏也曰忌私之糧食去而虧病或殺少有敗人破軍事

顯下十八卦皆取變於馬陵

按國策魏太子自謂過宋外萬外盡除子曰臣有自戰百勝之術太能善於平王子曰顧聞之客曰固

勸不投敵也故不如南攻更後以滅魏謂鄆拔也

而承難之敵也趙破而魏弱也田辟曰善乃起兵南

退至陵七月鄆執齊周秦楚之敵大破之汗陵

接史記孫不接傳孫勝孫武後步子孫晉軍淮濱俱

乎兵立罷消恐其發於己以立斷其兩翼之齊使

者如乘乘與之齊將固知其計數者不斗齊王萬

公子馯孫子與周忌曰臣固知王勝與王及諸公

子取射一千金及盛質三百金以君之下期與後不

期取君上期後我中期取君中期後我上期則古往

者度平而遠之計王固失屬意子趙而後齊敗

用兵而甚務名績爲齊患者必是也出娶不聽遂內
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牛怒曰
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
史記齊宣王二年魏與趙韓楚生怨於晉使
田忌將而往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
軍已過函西矣荀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制導之若法
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便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壘則日爲五萬壘又明日爲三
萬壘能消行二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二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勞軍與其輕寢召日
行距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金陵馬陵道後而旁多
阻險可伏兵乃斬大樹門而書之曰雞鳴死于此樹
之下是令齊軍善射者皆驚火追而伏期一暮見
火舉而俱發箭洞果夜土取木示見白書乃燔火燭
之讀其書未半齊軍萬弩俱發齊軍大亂相失脫
自知智弱兵敗乃自詰曰遂成營下之名焉因乘勝
盡破其軍據其太子中以歸

唐王二十九年秦伐魏擴其公子卬

接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侯也公子也名穎
公孫氏其本姓也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
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貧莫及進會產病魏
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請分臣稷何
公叔曰唯中庶子孟宗政難小有奇不願王舉
國而聽之王無然王且去涉水許而公叔聽用
執必殺之無令出境下諾而去公叔既亡聽用
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或云王色不許我委夫

君後臣因謂下卿弗用我當殺之子計我汝叫呼子

矣且見殺曰彼王亦能用君之臣任臣又不能用

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竟去而謂左右曰公叔

病甚悲不欲令寡人以凶數公祭祿也豈不憚哉

叔既死公孫鞅奉孝公下令國中小賈者皆修繕

公之墓東復令地迺遂西及秦因孝公臣臣景監以

不見孝公居五年秦大富強其間年齊敗魏兵於馬

陵拔其大半中攻秦軍威震諸侯子微幹說孝公曰

奉之與魏皆名人之有脫心孤魏固奉奉則有魏

捐者魏地橫絕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

之利利則東使秦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智固橫

丘盛勢在罕得惟秦據河山之關東向則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將而代魏

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犯猶猶說將公于卬

書曰吾始與公子異見今俱南向國將不忍相攻可與

公子而向見謀棄食而罷兵曰安秦魏公子卬曰

爲然會盟已飲而猶復仇子而廢棄楚公子卬因

攻其軍盡破之以歸魏惠王兵敗破之秦以和而歸

空自以削忿乃使將河西之地歸之以和而魏

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

之言也

顯子三十六年秦伐六國合從

技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游謂韓人也東事師於

齊而習之於齊久失恩於兵敗被破秦以和而歸

玉能盡害亦明矣人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

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北渡濟濱淮易水于至

四五日而郢國都久攻曰秦之亡燕也戰於丁里之

外趙之攻燕也敗於百里之凶失不發百里之惡而

重十里之郊計無劣於此者是故燕失主與趙競

太下而一則燕國必無惠矣文侯子子言則不然

太小所迫猶趙南近齊秦弱弱而十必微令從

國小所迫猶趙南近齊秦弱弱而十必微令從

安燕某人者，請以國從于子。齊襄公卒，馬 Goldberg 越而奉齊君之亡。東歸即行，遣翟叔侯曰：「大寧，卿但於臣及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齊君者捐館舍者，乃令復賓士。民相親也。臣故兼著其惠惡，稱為君者，莫若安氏。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衣在於擇。擇民而得則民安，擇文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焉。三患也。齊為秦所敵，而民十得一，復安者，皆以善攻之，而民不得安。善攻者，王伐人，之國當安。出辭言殺人者也。類若狼狽勿出於口，謂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必致無病，抑抑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溝楚，必致穠稻之閩韓。韓中山皆可致。致湯沐之本而貴成父，皆可以受到侯友，割地。句利五霸之所，門覆軍禽將而承也。封丘貴成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自君高據而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大王與秦則，則必弱韓與齊，則病弱楚魏。弱荆者，河外歸附，則功宜歸在陽助。則上都觀河外，割則還不通，弱則無援此二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不輒遁，则南陽危，韓包周則，趙氏自採兵，誰取漢秦？齊人知秦欲已得乎。東山則必軍兵，越趙矣。秦田波浪河濱，據魯晉告，則兵必滅。建國滋強於趙，而地方二千餘里，當常甲。十萬車千乘，弱萬邑，卑眾數年，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濟河北有燕國，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者，莫如趙然而奉，不取其兵，伐趙者何也？長

以伍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具伐之六國從觀以賓客則參申必不敢出於湘谷口泰山東矣如此則閭閻之業成矣其君王曰寡人年少失父國亡沒未得開闢之基有空氣有急急不復圖也於是說韓昭惠王曰韓有譽譽成侯之國西有百里山東有石泉水南有石水東有九百雙城邑據土紳以諸侯是時周天子我文武之財於秦惠王患不使臣自攻魏食將能貲取地之難陰立欲東兵蘇秦恐燕兵之入越也乃激怒張儀士之於秦於是說韓昭惠王曰韓有譽譽成侯之國西有百里山東有石泉水南有石水東有九百雙城邑據土紳以諸侯是時周天子我文武之財於秦惠王患不使臣自攻魏食將能貲取地之難陰立欲發不取止竟者於韓洞門近者無齊心韓卒之劍皆首出於冥山堂谿鄧禹陽合鵠都鄧宛龍濱大河皆降牛馬木載駕鶴當敵則衝堅甲鐵幕草拔旗斬矛府時力距來者有制大而步之以制敵超距而射百步發不取止竟者於韓洞門近者無齊心韓卒之劍皆首出於冥山堂谿鄧禹陽合鵠都鄧宛龍濱大河皆降牛馬木載駕鶴當敵則衝堅甲鐵幕草拔旗斬矛當百不一足見也夫韓之勁雖大王之智乃愈利而愈弱當百不一足見也夫韓之勁雖大王之智乃愈利而愈弱故願大夫熟其人主事秦必忠宜富饗成侯之楚勢強效之明又之後割地與無無地以給不則無地以給前功而受後禍曰大王之地有盈而奉之无已以之府盡之地而毫無已之奉此所謂所惡而惡者紀之奉文臂而服虎而服而為之下大無大於此者紀之奉文臂而服虎而服而為之下大無大於此者紀之

以從又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計

鄆邑陽召陵舞陽新都東有淮頽襄渠無晉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豈但版壤地方不里地名雖

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官無所苟勤人民之眾車馬

之多日夜行不絕輶輶殷殷若石三軍之衆臣竊重

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衛人林王交溫虎狼之秦以後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弱人挾懷秦之勢內奸其

主非無過此者魏五下之逼四也王天下之賢主也

今乃有救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秦帝宜受冠帶觀春

秋臣寡爲人王地之臣聞趙王句踐戰卒三十人

禽大差于子達武王卒二十八軍卒三百制糾於

牧野豈其主卒半載能奮其威也不蘇闢大王之

國武王二十萬營頭一下萬奮擊二十萬勝後王萬

六百乘騎五王匹此其過趙王句踐武遠矣今

乃德子寡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大事秦必割地以効

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寡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人非忠臣也大爲人臣割其主之領地向外交脩取

之時功而顧不顧其破公私而成私利外附強秦

之勢以內割其主之領地賴人王執察之周書曰

繩不縱愛余何委棄不復將用咎口前庶不定

後人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據臣六國從親專心

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欲效趙王使丘効愚

計奉明約在天下之路詔之於郢曰國固未嘗

得聞明教今子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於郢曰國固未嘗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霍鄉北有清河南

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申數

十萬乘如丘山三軍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電解如風雨卽有召役未嘗倍泰山絕青河涉澠

雷電解如風雨卽有召役未嘗倍泰山絕青河涉澠

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寡處之不不戶三男于三

王二十一萬不得發於遠縣而歸澠之不固已子

一萬矣臨淄甚富可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鬱羅走狗六博賭樗者臨淄之車轂擊肩摩

連椎成帷幕秋成幕漢汗成雨承般人足志高氣揚

才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寡爲大王差之丘丘韓魏之所以重喪者

爲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不十日而戰勝

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

與戰而勝則國已危亡聽其後是以韓魏之所以車

與秦戰而輕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信韓魏

之過過陽蕪音之道雖王丘父之後車不得人駕弱

不得行百人守險人不敢害也秦猶欲深入則

復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是故同疑處晦擊擊而下

敢進則秦之不能害也亦明矣夫不深探秦之無奈

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寡臣之計過也今無甲車

秦之名而有西面之責也是故王丘父之後車不得

之深入人不敢侵遙守海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子足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之西南

說楚威王曰楚大下之強國也王大丁之賢主也西

丁黔中東郡東有兗州海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熙

郴邵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申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栗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莫能當也今乃欲委秦之委也人以楚之委也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軍出武關單下黔

則鄧郵動矣臣聞治兵不亂也莫也其未有也忠

至而後舉之則無及已故賴大王早執之大王誠

能聽臣寡請令山軍之與秦四時之獻曰承大王之

明謂委社稷奉示廟廟士萬兵在大王所用之大

王誠能用邑之風詩韻韻齊燕趙之好音美人

必充後宮燕伐秦既月馬必實外惑故從合制楚王

術成則秦帝自搖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寡為

大王不取也大王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大

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制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

養伏而奉襲者也大為人臣制其主之門曰外交強

虎狼之威以使天下立有秦不顧其弱外扶強

秦之威內制其主以求制地人並不忠惠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半達矣二大王何居爲故敵越不

使臣効忠諒諲事明約在大王略之甚王曰寡人之國

西與秦接境秦有雍巴蜀升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

不可人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亡危矣寡人自料門

楚皆秦之恩也內與寡臣謀不足恃也寡人既不

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磬而無所終薄今十

君欲一天下收諸侯有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為秦秦爲後約長沙用六國花

報趙王乃行過豫陽牛耕輿重諸侯各發使佐之其

武安君乃投築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發問由閭十五

年其後秦使左冑齊齋庚與其化趙敗敗勤勞於魏

伐趙趙王薦蔡蕡秦必請使燕必報齊魏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按威策秦惠王謂東莞王曰薦秦狀專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蔡蕡以其弟弟弱乎諸侯不可一倚遠難之不能俱止于樓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不起往喻意焉東莞王曰不卜夫攻城遠邑請使武安王善我國未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顯王四十年魏敗於於陘山魏王洛於秦按國策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行上洛以釋秦於定魏戰勝楚敗于南陽秦責諸於魏不與晉伐諸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楚計寡人以過今戰勝建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署魏長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頃勝楚而之地於秦也是士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食矣魏弱若不出境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擇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十洛于秦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濬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兵略部卷第八

周八書卷一百一

卷八書卷一百一

戎政典第一百工卷

周八書卷一百一

兵略部卷第八

周八書卷一百一

大國遂肆志于秦，故將以走韓韓，不悅乃止。

公仲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告我者，楚也。」

楚也。子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告我者，楚也。」

子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告我者，楚也。」

廣國也得其財，尤以富民，猶兵不傷眾，而彼已敗矣。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利，蓋四海諸侯不以爲

食是我一舉而名震兩南，而又反空暴之，名令

攻敵則于十年不怠，名也。而未必倒也。又存不義

之名，而攻下之，則不無疑也。請請其崩天下之

宗室也。黃周之與國主同自立，失九鼎，雖曰「臣」，

川則必將二國往力，今謀臣因丁齊，而求解手楚

魏，非與楚，地東境，不能禁此，唯據危局，不如

代屬之也。也者，子曰：「善其人，聽子，幸也。」伐鄭，丁

取之，遂定鄭焉。上更號為侯，而使陳侯駐相陽焉。既屬

秦，宜強富厚，輕諸侯。

按史記秦惠王十九年，公馬錯伐蜀滅之。

報王二年，秦破燕及趙相子之，秦戎機取曲沃。

按國策秦子以天下不大，莫敢不聽。不以是燕也，與

具相年之爲婚，而棄代與年之女，及殺秦而死而齊宣

北復用蘇代，蘇會三年，與楚三日，攻秦不勝，而還不

之相，相貴重，不顧蘇氏爲難，於燕無王臣之曰，晉

工有如對曰：「必無燕王！」何也？不信，子之

代也。因燕之以至於是燕王，大倍子之。

子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告我者，楚也。」

而天子用事子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室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喻老子聽政處爲臣國事皆決于之子之三年燕國人亂百姓相怨將軍中敗太子平議將攻之諸子謂齊宣王曰而後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問太子丁曰寡人聞人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節君之義正父丁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天下固數黨聚衆將軍中被圍公宮攻子之下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及攻太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太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子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擣數月死者數萬衆寡人憚百百姓解尊稱軒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勝不可失也王因令太子將五都之兵以固北地之衆以伐燕丁卒攻城下閉燕于晉死燕天

子不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辱民必死寡人皆知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朝聘齊政也齊遠秦而韓乘近今秦將近矣今秦欲攻擊安邑秦索得緡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之齊舉舟屬之海南面而孤楚豫北面而孤燕趙無所田其計矣顧于燕寧人之口已合矣復禹兄弟約而田競師以成蒙莊此萬世之計也齊志結約就師合

晉必有後患晉合秦必不敵攻梁必南攻楚楚秦難三晉勢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令於三晉齊士微諾東以兵合三晉齊士將見燕趙生之用於衛外魏魏王懼恐其甚化懷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全

生請王王與齊人以百金請先見齊王乃以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曰百金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坐若審議二國之相怨請王曰王與二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久矣與之謀王謀國也齊士皆魏士聞人來使公孫衍奉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二國之相不信寡人遇過事遂成按史記張儀列傳秦惠王以張儀爲相後免相魏以爲秦欲令事奉秦而謂侯生之殺王不肖聽裏王卒哀王張儀復說去燕王不聽是張儀除令未伐魏襲與秦戰敗明年齊又敗於魏觀律余後欲攻魏先破韓申差車前八十萬諸侯悉志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千里至千里卒不過三千萬地四百餘里車騎人少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是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八千卒鄧者不下十萬

也非山東之大計也能危山東者張儀也不憂與秦而連相逼蜀而歸其國子秦此既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對秦會不出方丈下焉秦相涼秦之患不盡出薪何奈之智而山東之患亦不盡出薪也

按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在之交善惡忠之謂製集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爲人謀之余何與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主所甚說者無大夫士惟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夫士故邑之主所甚憎者無大士齊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夫士王之罪其於敵邑之主甚厚敵邑欲伐之而大因興之淮見以敵邑之主不得事今而無不得爲臣士大夫皆能開關絕晉臣使秦王辭於之晚方一日里若此齊必歸齊則必爲王役則是北朝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利而三利俱至楚于大伐宣言之荆朝廷不義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藉畱聞見者罪賊陵復見獨不買楚于日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日以爲羞矣諸大夫皆貢子獨不貢乎也陳軒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生則不敢至賓子曰對曰吾重于王不如于王有病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給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合楚是二將軍受地悉私不稱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之私人不經齊子乃使勇士往齊告王風氣知楚齊齊也齊之出見使者曰從某至矣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下聞六里使者曰臣聞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者惟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主所甚說者無大夫士惟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夫士故邑之主所甚憎者無大士齊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夫士王之罪其於敵邑之主甚厚敵邑欲伐之而大因興之淮見以敵邑之主不得事今而無不得爲臣士大夫皆能開關絕晉臣使秦王辭於之晚方一日里若此齊必歸齊則必爲王役則是北朝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利而三利俱至楚于大伐宣言之荆朝廷不義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藉畱聞見者罪賊陵復見獨不買楚于日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日以爲羞矣諸大夫皆貢子獨不貢乎也陳軒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生則不敢至賓子曰對曰吾重于王不如于王有病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給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合楚是二將軍受地悉私不稱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之私人不經齊子乃使勇士往齊告王風氣知楚齊齊也齊之出見使者曰從某至矣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下聞六里使者曰臣聞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者惟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主所甚說者無大夫士惟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夫士故邑之主所甚憎者無大士齊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夫士王之罪其於敵邑之主甚厚敵邑欲伐之而大因興之淮見以敵邑之主不得事今而無不得爲臣士大夫皆能開關絕晉臣使秦王辭於之晚方一日里若此齊必歸齊則必爲王役則是北朝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利而三利俱至楚于大伐宣言之荆朝廷不義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藉畱聞見者罪賊陵復見獨不買楚于日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日以爲羞矣諸大夫皆貢子獨不貢乎也陳軒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生則不敢至賓子曰對曰吾重于王不如于王有病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口不願易地賴得張儀而獻黔中也柰不欲還之日

弗忍言朱旄乃請歸惠王曰後若左公之負以商

於之北是且十心於王張儀曰臣義楚弱臣善新南

事于今已絕齊而貴歎于秦若公齊秦之交也

必大傷楚王不能遂舉兵伐秦秦齊令韓士從之

楚兵大敗于杜陽故楚之子寧子氏非剖符儀以救

者昭公十陳祿遇聽子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

楚使軒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解於子善西漢子秦

工使陳軒曰秦本王謂輪自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

也寡人不欲不能割國事子秦寡人事秦王今

齊伐我所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以所以

忠爲子子計以其爲寡大子陳軒曰王獨不聞吳

人之遊者乎昔王甚愛之新故使子問之曰誠病

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恩與不忍滅思則將

吳今多營焉至吳滅王不聞大音與之忘子有兩

虎爭人曰對曰吾子不獨得人也

大者財物爭人爭而觸人者必死大者必傷于

符儀之則是一舉而兼兩也無制一虎之

勞而有制兩虎之名齊今無敵必敗收王起兵救

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可擊而無逆者唯士

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大而聽過能

有國老莫真也故子曰一二者雖浮無失卒不者

難惑

楚始八里堅期而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曰大戰是大敗子是勞割兩城以與秦子索秦楚卻得勝中據漢以武關外易之楚王

告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就計之秦西

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漢水浮以至楚二千餘

里帆載卒一船載五十人與二年之食水而浮

一日行三百餘里艤難多然而下齊牛馬之方不

至十日而抵關打闕則從城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井之有秦輜甲出武關南面而伐荆則

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二月之內而楚得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大也夫待窮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化臣所爲大上患趙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五年以攻齊楚者謀合於大王之士心惶惶於

楚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計無便於此者子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討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數子張儀、張倅至臣
以爲入京之姦弗忍殺又聽其邪說不可懷
丁口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之後有倍之不可故卒留
至十日而抵關打闕則從城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井之有秦輜甲出武關南面而伐荆則
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二月之內而楚得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大也夫待窮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化臣所爲大上患趙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計無便於此者子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討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數子張儀、張倅至臣
以爲入京之姦弗忍殺又聽其邪說不可懷
丁口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之後有倍之不可故卒留
至十日而抵關打闕則從城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井之有秦輜甲出武關南面而伐荆則
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二月之內而楚得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大也夫待窮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化臣所爲大上患趙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計無便於此者子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討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數子張儀、張倅至臣
以爲入京之姦弗忍殺又聽其邪說不可懷
丁口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之後有倍之不可故卒留
至十日而抵關打闕則從城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井之有秦輜甲出武關南面而伐荆則
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二月之內而楚得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大也夫待窮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化臣所爲大上患趙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計無便於此者子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
與秦欲討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數子張儀、張倅至臣
以爲入京之姦弗忍殺又聽其邪說不可懷
丁口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之後有倍之不可故卒留
至十日而抵關打闕則從城以東盡城守矣黔
中巫郡井之有秦輜甲出武關南面而伐荆則
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二月之內而楚得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大也夫待窮國之救忘
強秦之禍化臣所爲大上患趙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二勝降卒盡矣偏不新城有民苦矣臣聞明
大者易危而民敵者若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彌奈
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天下之士心惶惶於

王種集五昌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大
下強國無道齊者人臣父兄庶衆蒙羞辱而爲文不
計者皆爲一時之淺不顧百之利從人說大王者
必曰齊有丁謂趙南行韓與梁齊自海而地廣
張儀與秦俱張儀上楚出遂之說魏下曰韓地險
惡山居少穀所生非菽而秦民之食大抵飯菽羹
一歲不收民亡丁蓋猶據地不過九百里無一歲之食
料人土之卒老之不過三千萬而斯徒負食在其中
矣陰守微學鄧襄見卒下過一萬而已矣秦帝甲
百餘萬卒下來騎萬匹虎賁三千疋鷹群頭冒風奮
戰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保前跋後歸
聞三勝勝者不以輕敵出東之工被甲胄以禽獸
人捐肉徒以趨敵出東之工被甲胄以禽獸
與山東之卒奮不遺之直往以重力相摩奮烏獲
之與嬰兒大敵萬貴負犧之宋以攻不服之弱國無
異乎子房之重耳與之之下必無幸大夫悲憲者俟
不料地之寡而懼從人之兵言辭游于周以招帥也
皆奮之聽古可謂之擊斬天下不顧私親之長利
與秦未雨東都制河上二將侯羸之有也平可謂之
下而以信約從相堅者蘇秦之說安知無隙除
與燕王謀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大索齊
王因受而相居二年而費齊王大怒車裂秦之十
市夫以一許僞之秦奉西欲經營大下流宜諸侯共
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
大王能施恩臣請使秦太夫人實於是楚人不大
質于秦苟以秦文寫王大怒其妻等之妾效萬室之都以
爲湯沐之邑長爲兄弟之間終身無相伐臣以爲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引張儀歸報秦惠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引張儀歸報秦惠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大夫下不可一亦明矣
今是與秦爲兄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觀右臂而與人圖大
其黨而孤星求滅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其
一軍墮于道告脅使與助凌清河軍於鄆鄉之東
軍軍戍畢賜樂軍王別外一軍車于澠池約四國
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密意隱情
先以聞于左石臣彌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
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反顧入之完司趙
王曰先王之所時奉陽君專推張勢敵欺先王獨孤非
事寡人臣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尤亡重奉子平
効奉祭祀之日新心固強疑焉曰爲一從不審秦井
國之長利也乃顧變心易慮割地薄前過門事奉
方將約半連行邇使者之明諭趙王曰張儀張儀
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且起
蕙子嘗以其節爲代王委欲并約韓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乃令王作爲金斗良辰異其令可以擊人與
代王飲恨苦磨人曰節尊貴莫如代王曰擊之
於是酒酣秦進熱啜人進斟因反可以擊代王殺
之正屬望地其師聞之因醉并以自制故至今有摩
笄之山代王之亡天子莫不聞人趙王之賓客無脫
大王之弓明免且以趙王爲可渡者趙昌兵攻燕再
圍燕都而劫大王入王割十城以河陰令燕王入到
澠池劫河間以軍奉秦今大王不奉秦秦王甲申中九
原原水改河則取水入秦水大王不从今大王持
趙之子秦翁都怒也不敢妄軍以江攻伐代王軍奉
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豫章之援而南無晉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可之燕子曰尊克俾處
雖大男子哉如嬰兒言不足以采子計今上客幸教
之諸西面而軍秦獻坡山之任五城然王難煩儀歸
報未至成陽而秦惠卒下武王立武王自爲大王
不說張儀及即位奉臣多讒張儀曰無有在在齊國
以取老秦必後用之恐萬人笑詰侯閔張儀有郤
武王皆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暮日日夜惡張儀
已而奏誰又至張儀懼殊乃因謂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駐揚言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許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子甚憤儀
之承在必興與之故儀知其不肖之身之榮矣
必興師而伐梁某齊之兵過於燕而不能相去王
以卿問代軍人三日出兵函谷而相伐以陷射祭器
必出坎人子按猶藉此王莫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
革三子來人儀之乘齊果與師伐之梁王恐矣儀
曰王勿患也請令罷兵乃使其令人告喜之楚留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誠知其所以厚怨人王之此
儀於齊齊也曰王甚憎張儀誠知其所以厚怨人王之此
以知其御也宜陽之役魏煩者秦王曰士披宜陽
抑古哉不然秦攻西周大王豈以社稷必敗則
萬事敗矣宜陽之役楚王委而合於韓秦王擧甘
茂曰楚雖全越不爲韓氏允戰韓亦忘戰而楚有變
其後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終怨於秦由是
謂公孫彊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抑古哉不然秦攻西周大王豈以社稷必敗則
萬事敗矣宜陽之役楚王委而合於韓秦王擧甘
茂曰楚雖全越不爲韓氏允戰韓亦忘戰而楚有變
其後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終怨於秦由是
謂公孫彊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赧王七年奉甘茂攻韓宜陽拔之

按簡襄甘茂攻宜蘭二歲之而卒不亡秦之右將有

弱對曰公不論兵必人相甘茂曰我聽而得相秦

者我尸宣陽與王今攻宜陽而下拔人臣所懷里疾

挫我於內而公往以輔新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

明日攻之而王可上因以宜陽之郭爲築於是出私

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破宜陽之夜楊達

謂公孫彊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抑古哉不然秦攻西周大王豈以社稷必敗則

萬事敗矣宜陽之役楚王委而合於韓秦王擧甘

茂曰楚雖全越不爲韓氏允戰韓亦忘戰而楚有變

其後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終怨於秦由是

謂公孫彊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抑古哉不然秦攻西周大王豈以社稷必敗則

萬事敗矣宜陽之役楚王委而合於韓秦王擧甘

茂曰楚雖全越不爲韓氏允戰韓亦忘戰而楚有變

人其母繼自若也墮之。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殺母尚識自若也墮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殺

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下之信臣父

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入臣家大

王之授杆也始強儀西月巴蜀之地北隔西河之外

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手而以賢先士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面論功文侯

示之誘書一箇樂羊再拜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

君之力也今臣孤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

挾轡而驅之士必聽之是王歎魏王而臣受公仲侈

之怨也下曰寡人不善也請與子盟矣使丞相甘茂

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下拔穰子公孫奭果有之因大

王召甘茂欲罷之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

王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廢穰王任

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根王九年秦擊魏皮氏拔之解

按國策秦擊皮氏爲譖謂楚王曰秦楚勝讐魏

王之惡見亡也必合於秦于何不背秦而與魏子齊

王喜必失人于秦必失城地於王子難之於魏子

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肯奪而與魏國內子於

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後攻魏魏至甚欲與魏

攻楚恐魏之以太丁在楚王旨也爲疾兩楚王曰外

臣使臣謁之曰敵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爲魏太子

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幼子而復固

秦楚之交以兵攻魏遂立王曰諾山魏入于秦因合

魏以攻楚

根王十四年秦韓魏齊敗楚於重丘

按史記楚世家楚懷王于齊潛潛王欲爲從長忘

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子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

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平立張儀走羅聘申戎公

孫行用而楚事秦大壞更滅矣平離而公孫行善乎

魏楚本無隙惡也因一人半合於秦則無趙今

宣事秦四國爭奉秦則楚爲都縣父主何不與秦人

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宿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合

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士名成矣王事諸侯係伐破

秦必矣主取武關弱漢之逆利盡其富而擅其海

之利韓魏割一毫西薄弱谷則楚之彊百萬也甘王

歎於張良亡漢地漢中兵挫藍田子莫不从王陳怒

今乃失先主取武關王其笑之楚臣莫不欲以秦攻

秦子房書漢上大失下其笑之楚臣莫或言印季或

言楚齊韓魏曰王避處取地於越不足以制敵必日

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制敵於諸侯王不如深養齊韓

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魯韓之重以玉地矣秦滅

韓宜變而誰猶後事秦者必先王墓在平陽秦帝之

武遂子之七十里以故去秦不使秦三川而攻

上黨楚以河鄭必亡之是教楚不使韓子亡然

存舞者也舊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基所報德

莫如楚所臣以爲其事止必疾薨所存於諸君曰

韓公子林齊相也相曰「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

之曰齊韓魏楚之重其大弗敢取矣」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子房者甚歡之欲往見其狀

聞如幕臣不善允允楚懷王大怒而不用駱子曰秦

信有秦堵塗之心懷王子房勸白耳可勿服臣不可

之譽心於延年秦昭王詔上令一將軍伏兵武

關築築秦工楚王于荆門水訛江水西至成陽朝草

臺如幕臣不善允允楚懷王大怒而不用駱子曰秦

因乘楚王要以別主黔中之郡毛王欲謀秦欲先得

地楚王惡曰秦我而我又惡我以我地不復得秦

則我亦惡也

楚王二十五年懷王入秦昭王殺之於黃棘秦復與

楚王唐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楚就而卒於秦

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我秦乃遣客

卿浦將兵數楚三國引兵去一上年秦大半有私

與楚大夫闕楚人子殺之而亡歸二子年秦乃與

齊韓魏其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根王十五年秦敗楚師殺景缺取襄城

按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先

軍死一萬殺我將軍屈匄懷王恐乃使大尹爲質

於齊以求和

根王十六年秦敗楚八城

按皮氏記楚懷王十三年秦復伐楚取汝水秦昭

王遺楚王書曰始吾不約爲弟兄豈於舊秦人

爲吾首生驕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玉謝而亡去

寡人誠不勝怒使使兵殺君王之嫂不聞君王乃令太

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拔境壤界故婚姻所

定相親久矣而今秦不驕固無以令諸侯寡人願

與君子會武關而相約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

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子房者甚歡之欲往見其狀

聞如幕臣不善允允楚懷王大怒而不用駱子曰秦

信有秦堵塗之心懷王子房勸白耳可勿服臣不可

之譽心於延年秦昭王詔上令一將軍伏兵武

關築築秦工楚王于荆門水訛江水西至成陽朝草

臺如幕臣不善允允楚懷王大怒而不用駱子曰秦

因乘楚王要以別主黔中之郡毛王欲謀秦欲先得

地楚王惡曰秦我而我又惡我以我地不復得秦

則我亦惡也

根王二十六年秦惠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